



岁月如歌

弟弟当兵后

文/王晓伟

当兵是弟弟从小的梦想,虽说到了入伍年龄,他早已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,可到了送别时,他和母亲还是没忍住,眼角晶莹的泪光盛满别离的酸楚,让我和父亲都忍不住动容。

弟弟当兵后的那段时间,母亲变得少言寡语。我虽主动找她说话,但她也只是表面上“嗯”“啊”地应承,至于我说了些什么,她似乎全然没听进去。父亲说我们该给母亲一段时间,让她好好消化一下。直到一段时间后,弟弟从部队打回了电话,母亲拿着手机,仿佛有着千言万语,但那头时间紧迫,好在弟弟一切安好,这才让母亲放下心来。

弟弟当兵后的一个月里倒是没觉得怎样,可日子久了,总觉得屋里空落落的。可能是弟弟平时性格开朗,又爱说爱笑,家里总是在他的影响下充满欢声笑语。弟弟爱说校园里的事情,讲自己的同学和老师,以及课堂上发生过的有趣事,那时我们总围坐在他身边,一句话戳中笑点,总能让大家笑个不停。可眼下少了这份欢乐,尽管我也学着弟弟那般讲些生活里的段子,却始终无法替代。

也许是我们相隔十岁的原因,像我这般已经步入社会的人,缺少了那份朝气,不像弟弟那般开朗、好动。不过,当兵自小就是弟弟的梦想,他曾说喜欢军装,那种手持钢枪保卫国家的样子,可谓英姿飒爽。当兵是件光荣的事情,我们该感到高兴才是,可母亲的脸上总是写满了挂念,我和父亲都不敢提及弟弟的事,怕她忧虑过度。

父亲虽说比母亲要坚强,但夜深人静时却总是一个人独处抽烟,起夜时我曾看到他站在阳台上,那火红的烟头一明一暗,映在他布满皱纹的脸颊上,而他望去的方向,正好是弟弟当兵的地方。我蹑手蹑脚,走到父亲背后,他回头见是我,并不惊讶,只是将烟头掐灭后小声嘱咐,别让母亲知道。而我却满心担心,怕他抽烟伤了身子,但看到他渐渐舒展的眉眼后,我知道思念终究是藏不住的。

其实我也想念弟弟,想念我们在一起的时光,想起小时候他的小手攥着我,一声声“哥哥、哥哥”地叫着。为此,我也像父母一样关注起军事题材的内容,不仅家里的电视锁定在中央七套的

国防军事频道,就连手机里也都是军事相关的新闻。果然,看到整装待发的军队出现,一个个军人眼神坚毅,整齐划一的气势就像弟弟所说过的那样,军姿如松,威武昂扬。特别是飞机、大炮、各种战舰亮相,我们会感觉特别自豪,特别有底气,那是国家繁荣昌盛、国泰民安的底气。

保家卫国,无上荣光,可国家之下,是无数个家庭。弟弟当兵后的一切,我看在眼里,更是感受于心中。虽然我不能代替弟弟,但还是尽可能地替他担起责任,因为家是军人的后盾。所以在电话里我告诉弟弟,要他听班长的话,团结好战友,放心家里的一切,因为有哥哥在。这话他听后,声音似乎有些激动,那微微变化的声调我能觉察得到,这或许也算兄弟手足之间的感应吧。

后来,为了能第一时间接到弟弟的电话,父亲和母亲常常把手机放在枕头边,因为部队那边每次通话时间都很紧,一些家常根本就来不及细聊。想到手机屏幕有蓝光,我担心影响他们的睡眠和身体,就从网上专门买了两个床头收纳贴,可将手机悬挂在床头上面,拿取也很方便。其实,这一切父母都有所感知,渐渐地,笑声又回到了家里,只是欢声笑语里少了弟弟的声音。

时间一晃就是两年,弟弟打电话来说自己想要继续留在部队,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,父亲也是满口支持。他们尊重弟弟的选择,但眼角还是在微笑间泛起了红,这让我又想起了当初送弟弟当兵时的一幕,许是同样的画面也在父母心中上演。而弟弟的语气很稳,稳得让我感知到了他的成长,我为有这样保家卫国的弟弟而自豪,更为这舍弃儿女情长、送子当兵的伟大父母而骄傲。

那以后,家里的笑声渐渐多了,母亲也肯主动讲起弟弟小时候的事,说着说着自己先笑起来,笑着笑着眼角又湿了。父亲还是偶尔站在阳台上凝望,只是烟抽得少了,更多时候是拿着手机,把弟弟的照片看了又看。日子一天天过着,平淡而幸福。每次电视里出现穿军装的身影,我们仨都不说话,就那么静静地看。我知道,我们心里都装着同一个念想——那身军装底下,是爸妈的儿子,我的弟弟。他守着国,我们守着他,这日子就有了奔头,也有了分量。



生活笔记

父亲的站姿

文/陈泽闻

每年八一建军节前后,父亲都会把那套珍藏多年的旧军装拿出来。

军装早已褪去了当年的颜色,领口磨得有些发白,袖口也留着岁月摩挲过的痕迹。父亲不用熨斗,只用手一遍遍把褶皱抚平,像抚摸一段不愿惊扰的时光。母亲总笑他:“都退伍这么多年了,还舍不得收起来。”父亲只是笑笑,把军帽轻轻放在桌上,没有解释。

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。

我小时候,并不知道“军人”意味着什么。只觉得父亲与别人不同。他走路总是笔直,坐下时腰杆从不松懈,家里的鞋子永远整整齐齐摆在门口,衣服洗净后总会叠成方方正正的一摞。那时觉得他太认真,甚至有些刻板。后来才明白,那些早已融进骨子里的习惯,并没有随着退伍而离开。

父亲很少提起军营。

偶尔有人问起,他总是一句“都是过去的事了”轻轻带过。直到有一年整理旧物,我翻出一个绿色铁盒。里面放着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、一枚已经有些失去光泽的纪念章,还有一本边角磨旧的笔记本。笔记本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,只密密麻麻记着每天的训练、巡逻和值勤时间。最后一页写着一句话:“站好每一班岗,就是对祖国负责。”

那一刻,我忽然理解了父亲。

原来,一个军人的忠诚,并不一定写在壮阔的战场上,也写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。

退伍以后,父亲回到了地方工作。没有鲜花,没有掌声,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。他依旧每天早起,认真做好手里的每一项工作;遇到困难,总是第一个站出来;答应别人的事情,无论多晚都会做到。他常说:“做人,要对得起自己的岗位。”

后来我发现,这句话和那本笔记里的字,其实是同一个意思。

军装可以脱下,军人的责任却从未脱下。

这些年,每逢八一,父亲都会收到几位老战友发来的问候。他们在电话里聊起营房、操场、紧急集合,也聊起各自的白发和孙辈。说到高兴处,笑声还是当年的笑声;说到分别时,总会沉默几秒。那沉默里,有他们共同走过的青春,也有永远无法割舍的军旅岁月。

去年八一,我陪父亲回了一趟曾经驻训过的地方。营区已经换了新楼,年轻的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从操场跑过,嘹亮的番号划破晨空。父亲站在营门外,什么也没有说,只是默默挺直了腰板。

那一瞬间,我忽然发现,岁月改变了他的容颜,却没有改变他的站姿。

风吹过他的鬓角,也吹动了营区上空猎猎飘扬的军旗。我仿佛看见,多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士兵,正与今天满头白发的父亲重叠在一起。时间带走了青春,却没有带走一个军人内心的信仰。

八一建军节,对父亲来说,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纪念日。它更像一声久远的军号,每年都会准时在心底响起,提醒他曾经穿过那身军装,也提醒他无论走到哪里,都要站得端正、活得坦荡。

如今,我终于懂得,父亲留给我最珍贵的财富,不是那些珍藏的老照片,也不是那枚泛黄的纪念章,而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站姿——站成了一种担当,站成了一种品格,站成了一个退伍军人对祖国最深沉、最长久的回答。